

江山村十日

馬加著



文學戰線作家叢書

東北書店印

江山村十日

馬加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1949

江山村十日

著者 馬 加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
分店 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
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平、
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、大連。

1949. 5. 初版 長. 1—5,000.

前記

江山村是松花江南岸的一個村子，在佳木斯正東五里地，原名葛家村。平分土地時才改成江山村。

那是去年冬天，黨中央頒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，各處開展平分土地運動。十二月間，我從佳木斯到這村子裏，突擊了十天工作，過了新年之後，我又有機會到江山村去工作，前後共有兩個月之久。雖然過去我曾兩次下鄉去做羣衆工作，生活時間較長，但是，却沒有像這一次給我的印象是強烈的，體會到的情感是飽滿的，接觸的生活是新鮮的。我努力保持着那強烈的印象，充實着那飽滿的情感，記憶着那新鮮的生活。我囑咐自己，不要像過去那兩次下鄉工作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。我希望這個村子，這個子在平分土地當中，出現了新的面貌，也出現了一羣新的人物，工人和貧僱農。新的人物流露出新的喜悅情感，我被他們喜悅的情感所鼓舞，我和他們相處的日子是快活的，是健康的，給予我創作上最大的勇氣。在一個貧僱農的大會上，我慷慨的把這個創作任務答應下來。

這個故事是寫江山村平分土地鬭爭開頭十天的生活，那翻天覆地的十天呵！日子過得比上了鉤的魚弦還要緊張，大江沿刮着煙泡，炸彈般騷動的響着。會場敞着門，工人和貧僱農一齊動手，劃階級，成立貧僱農大會，研究情況，抓地主，超浮產，過堂，開鬭爭會，分浮產，組織生產小組，丈量土地，建立支部，支援前綫，這不是人民發揚了創造性與組織性麼！他們以主人的身份走進了這個世界。他們來了，給這個世界添置新的財富，他們帶來了自己的氣派，智慧和天才。

這村子裏的工作也有着它的缺點和錯誤，根據最近鄧守桂和常俊岩來信的統計：全村有一五八戶，被鬭爭五戶，被徵收四戶。被打擊戶口佔全村百分之六。全村有六三五口人，被鬭爭五戶共五十口人，被徵收四家共三十三口人，被打擊人數佔全村百分之十三。在政策上，發生的偏差在什麼地方呢？首先，劃階級有些粗枝大葉的地方，檢查工作不周密，助長了個別積極份子左的作風，侵犯了中農利益。

開始，我寫初稿，僅根據真人真事，幾乎沒經過什麼剪裁。到了二月末梢，完成了草稿。我拿到江山村去，在貧僱農大會上給大家誦讀，他們熱情的討論，無論語言，生活，故事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，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，譬如討論到那個人應該怎樣寫的時候，大家都爭着發言，講完了還問他本人是不是同意？彷彿做鑑定一樣。這是一種樸素的集體創作，有了它，才打下了後來的寫作基礎。

三月初，我來到哈爾濱，參加了文工會議。會後，我進行改寫這部小說的初稿。在改寫時，我碰到兩個新的問題。一個是語言問題，我覺得舊的字眼對於新的人物已經顯得沒有力量了。它寫不出他們新鮮的面貌，講不出他們心裏的高興的話，表達不出他們樸素的感情。我願意拋棄多年來摸索到的『技巧』，向老百姓學一點知識。另起爐灶，自然是一個半拉子，手不應心，用老百姓的話寫出來，

自己看了看，總覺得不成個樣子，平平淡淡，簡直像一杯白開水，它沒有紅茶和咖啡那樣濃，我們的老百姓，現在還吃不起紅茶和咖啡，就請他們先喝一杯白開水吧！白開水比起涼水來，已經加了火候。其次，寫作上的經驗主義也使我兜了不少的圈子。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時候，自己覺得自己作品空洞，有了一點經驗，却過份的愛惜它，彷彿新開闢的土地上，長出了一片綠苗，因為偏愛着那株，連草都捨不得砍，走來走去，找不出自己創作的道路，對自己的工作也開始疑惑了，準備拋棄它。我想起江山村的老百姓來了，我不是答應他們麼！我覺得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，我又冷靜下來了。改寫了第二遍。

五月間，我又到了江山村，我覺得那裏的老百姓更聰明了，更可愛了，也更親熱了，見了面就問：『你回來了，我們前天還打聽你呢！你給我們寫的书印出來麼！』我很感激他們，我不能辜負他們。他們翻身了，希望能夠看到描寫他們自己的東西。那管我的技術再惡劣，我也要歌頌他們。這次，我把我的希望降低了，只要他們能夠聽得懂，覺得還有點意思，那麼，我的功夫就算沒有白費。

這本書，我前後改寫了四遍，到了最後一次脫稿，差不多是一年的光景了。故事，結構，都有極大的更動，書的名子也改了，人物從五十多個刪掉剩二十個，一些不順眼的字，多餘的情節，都毫無吝惜的把它刪改掉，那心情真像莊稼人剷地的樣子。砍掉一棵大草，又砍掉一棵大草。護苗的不是好莊稼人，傷了小苗免不了要心疼，特別是割愛一個熟悉的人物，總是不忍下手。我也有一種幼小的想法，有一天他們見了面會問我的。『你為什麼不把我寫進去？』我要寫的，是江山村許多工人和貧雇農當中幾個代表人物。我要寫的，是這些代表人物的翻身愉快情形，他們為什麼要翻身，他們翻身以後的還景又怎樣呢？我的筆拙劣，我沒有把我要表達的主題說的那麼真切，踟躕動聽。它的校子是江

4
四村的，蘇胡漁畫，有些加枝添葉的地方，比原來的模樣，自然走了些樣子。

這部小說的完成，多虧宋之的、黃鑄夫、申瑋、周立波、舒羣等同志給我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，爲了閱讀這本書，化費了他們很多時間。最後，劉芝明同志在百忙中又爲它看了一遍，在政策思想上和藝術創作上，又給我提出一些新的意見，使我有機會能够做最後一次的改訂和補充，我感謝上面一些同志對我的幫助。我更感謝江山村的老百姓，沒有他們的幫助和鼓勵，這本書是不能問世者見聞的。

東北已經全部解放，全國的勝利就在眼前。金成的願望也快實現了。老百姓下了江山，這江山是長遠的。我們爲着人民的事業而歡呼吧！在這裏，引用鄧守桂在本書末章詩的兩句話做爲結束。

種地不用馬——用火犁

點燈不用油——用電燈

我們向着這個遠景前進吧！

一九四八年，十一月，二十四日於哈爾濱

快要進了臘月天氣，松花江沿上刮起煙泡啦！人道上，一張爬犁坐着兩個人。一個是從佳木斯來的沈洪，半道搭腳坐上爬犁的，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軍用大衣，戴着黃兔皮的帽子，臉凍得發紫，眼睛老是瞋着前邊。另一個是趕車的老板子金永生，四十開外的年紀，長掛臉，尖下顎，豆角眼睛，一路上不停的抽打着黑鬃的海鯨馬，趕着爬犁，不知不覺的過了大煙囪。天氣冷，人着急，馬也跑的數一，展眼，前面就是一個村子。

沈洪打聽老板子說：『甚麼村子？』

『高家村。』

『老名字麼？』

『不！同志，老名字叫一棵松啦！國家改朝換代，村子也改了名字。』

金永生閉上嘴，拉拉毡帽的耳扇，想起方才講的話，好像有什麼使他回味的地方，擠擠豆角眼

睛。眼前已經刮起了煙泡，昏天暗地一陣風。草棵低了頭，地裂了口子，人骨頭都是涼的。江沿上的苞米穉子嗚嗚的山叫，吓破雀的胆子。過了一會，煙泡像一陣旋風刮過去了，零星的豆葉被打掃得溜乾二淨。只有大江裏的水排鼓起破肚子，迎着太陽光，顯得溜明嶄亮。

過了一塊爐灰渣子地，爬犁拐了彎，抹過小鏢尖地，海鷗馬又掣足子跑起來，四隻蹄子不沾地，像草上飛似的，仰着頭，甩着尾巴，展展揚揚的。金永生揚起鞭子，抖擻着吹得零碎的破皮褂子，大概胳膊扎撒的緣故吧！腰裏的麻繩子鬆了扣，四處露風。

棉花桃雪像一羣白蝴蝶，迎着馬頭直耍歡。前邊的矮爬爬的村子給遮住了，時而影綽綽的露出來，那是魚脊的草房頂麼？胖胖的穀草垛麼？半空裏架起的苞米樓子麼？東一塊的，西一塊的，彷彿大雪甕子裏襯着豹花點。憑眼力，足有兩截子地。

松花江沿上有一排拉手平地，一眼望不到頭，好大的片量呵！壩台漫平，留着一排排的高粱楂子，像木梳齒子。馬蹄殼裏露着黑油板，真可心眼子。地邊是一溜荒草甸子，那疎疎的白尖草呵！星星草呵！猪毛草呵！還有被鏟刀削得光着頭的蒿挺子，都被大煙泡掃得零零散散，嚶嚶的嗚叫着。

多少年前，這裏就是當年的北大荒呵！

金永生記得清清楚楚，他父親是這裏開荒佔草的老戶，這排拉手平地就是經他父親的手開起來的，披星星，戴月亮，一滴血一滴汗的，把一片樹木狼林的北大荒開成了良田。石頭瓦塊上建築了村落。傳到他這一輩子，連一根壩頭子也都踢蹬光了呵！他保存着的，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民歌。

北大荒

不犯愁

畫夫鑄。子村個一是就面前



種地不用馬

點燈不用油

這首歌是美的，比皮鞭梢子聲還清快，比馬蹄子踏雪聲還柔和，如同風古吹着電報鈴，嚶嚶肩。

沈洪聽到最後一句，心裏有一種沉重的情感，繃繃眉毛，問着老板子說：

『爲什麼點燈不用油呢？』

『同志，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油，夜裏點着松枝子照亮。』

『那時候老百姓真苦呵！』

金永生繃繃抬頭紋，那深深的紋溜比刀日子還深，那是莊稼人受苦的記號。過了多半輩子，經過風吹雨打，太陽晒得褪了一層皮，受苦的紋溜越來越深了。想起北大荒來好傷心呵！

『什麼叫做種地不用馬呢？』沈洪又問了老板子第二句。

『那時候種地沒有馬，人當牲口使喚。』金永生搭下了腦袋，溜着雪壓的地邊子，喃喃口說：『我父親一鋤頭一鋤頭刨的，開了北大荒呵！』

兩個人都沒有吱聲，望望天，天上的雪花下得更大了，落滿了爬犁板子，大衣襟和洋草也淨是雪。馬尾巴當成了一把掃帚，一邊掃雪，一邊揚着碎苞米糝子，一起一落。

沈洪躲過了風口，一邊抖落着大衣，一邊問老板子說：『老鄉，你勞到地麼？』

金永生用鞭梢子往大煙囪一指，那裏正揚着雪沙子。

『同志，你看，就是那爐灰渣子地。一個人一畝五。』

『這是工作同志給你們分的麼？』

『裴工作經手給我們……』金永生想說一句什麼，瞧見沈洪用那黑黑的眼睛盯着他，又把話轉了轉：『現在又來了一個何工作，人可和氣啦！同志，你看你的什麼東西掉出來了。』

沈洪一回頭，看見兩個本子掉到爬犁上，串到洋草縫裏，他想起方才抖落大衣，不加小心，掉到外邊來了。一本是中國土地法大綱，一本是記載張政委傳達中央土地會議的報告，開會的時間過了半個月，原來的詞句已經記不清了。當時給他的印象是：中國革命走上了新的高潮，共產黨領導廣大的農民，掀起了反封建的風暴。這個風暴，比松花江沿上的煙泡還要兇猛！還要壯烈！他想起金永生的父親曾經在這裏辛勞的開過荒，流過汗，而他的兒子還是苦着臉過着老板子的生活，這一切不合理的制度，將要被革命的風暴掃得乾乾淨淨。

沈洪把本子塞到兜裏，抖落了雪花，想起那個何工作來了。

『是那個胖子何彩亭麼？』

金永生抽了一下海鯊馬，任着牠順着漫雪的大路跑去，閃着豆角眼睛，睜着沈洪那種沉思的神情。

『同志，你認識他麼？你也到我們的村子上工作麼？』

沈洪知道叫人家看露了，轉過來那凍得發紫的臉，笑了笑。金永生順手攬過鞭子，回過頭來也笑了笑，笑得又自然，又有些發生。

『和同志走了兩截多地，還不知道同志貴姓？』

『我姓沈。』

『沈同志，你做什麼工作？』

『我做老百姓的工作。』

金永生又笑了，裂開嘴唇，露出了有精色米粒子一樣大小的門牙，迎着光。

『真的，老鄉，我做老百姓的工作。』沈洪再三的說，看見老鄉笑了，他也笑了，笑了之後，又正經的仰起臉來，從容的睜了老板子一眼，彷彿告訴對方說：他沒有拿老百姓的工作開玩笑，這是高興。

『你們村子裏的工作怎樣？』

『同志，可也不大離。』

金永生打個圖語，癭癭鼻子，要鞭子去趕海鷗馬，爬犁拐着彎跑開了。天氣更冷了，雪下得更厚了。無邊無沿的大雪蓋着曠野，直幌眼睛，有幾根狼尾巴草梢從地邊伸露出來，鋪在爬犁的木柵上，盪來盪去。

離村子近了，從那白濛濛的雪片當中露出了魚脊的草房頂，胖胖的穀草垛，和那半空裏架起的苞米樓子，輪廓和顏色都顯得更清楚，不再模糊了。這時候，海鷗馬已經跑得累了，擺着腦門，鼻子喘着氣，一路上曳得爬犁上的板子散了花，洋草洒了一地。

沈洪希罕這匹馬，誇講的說：『這馬不善呢！』

『同志，你說對啦！這牲口幹什麼都不報落套。牠到前方拉大車才回來。』金永生搖一搖毡帽頭，拉下了長掛臉，兩隻眼睛曲曲的閃着光，半啞着嗓子說：『還要用牠接親啦！』

沈洪向爬犁當間乘了乘，隨便打聽說：『是你兒子娶媳婦麼？』

『同志，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』

金永生抽着海鬃馬，把爬犁趕進了村子。村子里有一百多戶人家，四極街、座北朝南，一色的草房。順街豎着電綫桿子，上面掛着一隻空炸彈殼，黑黢黢的，活像一隻吊死鬼，彷彿好久沒有人動彈它一下。在一家木板障子跟前，一個水腫臉的莊稼人用掃帚掃着雪，聽了海鬃馬嚇嚇的叫喚，丟下掃帚從當院子跑出來，忽然看見爬犁上坐着沈洪，貓着腰，蹣着腳跑回當院子去。這時候，金永生已經趕爬犁到了木板障子的跟前，放下鞭子，從爬犁上跳下來，對着那個貓腰跑的莊稼人大聲叫喊：

『陳二蹄子！陳二蹄子！你出來。』

沈洪也跳下了爬犁，打聽老板子說：『他就叫陳二蹄子麼？』

『同志，你慢慢的都熟悉了。』金永生點着頭說：『這牲口就是他的。真是怕吃又怕燙，胆子又小。』

『我們慢慢就熟悉了！』

沈洪對金永生微笑的點着頭，打聽下工作隊住的地方，踏着滿街的大雪，向着後街走開了。

工作隊住的屋子不大講究：窗戶紙掛着厚厚的霜，土牆上光刷刷的，地上放着一隻醃菜缸，靠着北牆根砌着一面火牆，沒有抽屜的桌子，一網輪帶，生鏽的剃刀和一些零碎東西。何彩亭到這裏已經十天了，破炕席上的行李捲是他帶來的，還有一件黃布的大衣，厚紙的筆記本子，白天他常不在家，跑到老百姓家裏去發現積極份子，把東西摺在屋裏就是半天。快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，火牆裏升上劈料，爐口坐上火壺，一邊調查材料，一邊閒嗑。

沈洪來的時候，何彩亭正和兩個積極份子嘮嗑呢！那兩個積極份子；一個是跑腿子李大嘴，好吃零嘴。好喋咕，吵起架來，他的大嘴岔壓住了牛犢子的隱門，架吵完了，也不記別人的仇。這樣人，別人就給他起了這樣的外號。他是秋季攻勢以後從前方趕大車回來，整天遊遊蕩蕩的，東門進去，西門出來，一來二去，工作隊住的地方就成了他的家，有點自來熟，碰上何彩亭吃飯，他就跟着吃飯，碰見何彩亭和人家嘮嗑，他就跟着嘮嗑。另一個是金永生的兒子金成，在家地種過莊稼，又做了兩年多的電氣工人，八一五後才回到家裏來，死了媳婦，張大嫂曾經把他的表妹給他提過媒，他的舅母

嫌貧愛富，却把他表妹許給本村財主高福樹的兒子，現在正張羅着過財禮。小伙子可沒死心啦！飯也懶得吃，水也懶得喝，帶着兩隻撐撐的耳朵跑到這裏來；表面上到工作隊這裏學歌子，看看報，聽聽無線電匣子；心上盡往西屋使勁，因為西屋住着他的舅母和表妹。他有時候順着門縫溜一溜豆角眼睛，有時候搭拉腮袋思量着，粗脖子一棒子打不回頭，一條道跑到黑。

何彩亭坐在炕裏一張長桌子上，拿着一隻紅漆的木頭桿鋼筆，一邊和兩個積極份子嘮嗑，一邊寫材料，寫乏了就倒在行李捲上躺一躺。金成站在炕沿跟前，瞧着材料本子寫得歪歪斜斜的字體，不安的閃着掃帚眉毛。李大嘴穿着一件青呢子大氅，上面貼着糖，活像膏藥幌子，搖着頭上的狗皮帽子，拉着腰門喊叫。

『何同志，你看誰來了！』

沈洪帶着渾身的雪花從外邊走進來了。

『沈同志，你怎麼來的？』何彩亭從炕上站起來，放下了紅漆的木頭桿鋼筆，高興的叫着。

『我是半道坐老鄉的爬犁來的。』

沈洪摘下了黃兔皮的帽子，打去了上面的雪，又敲去了長統毡靴上的冰塊。當他看見火牆爐口冒着火花，壺嘴噴着熱氣，才覺得身子暖和起來了。

李大嘴看見沈洪空身一個人，自來熟說：『同志，你沒有帶鋪蓋麼？』

沈洪微微的笑着，點點頭說：『我在關裏打過游擊。』

『打游擊，同志，那不是走到那裏，吃到那裏麼？』李大嘴呲着牙樂，撩起青呢子外套的衣襟，拍了一下大腿：『可好啦！小雞，不帶飽頭——散逛。』